

布爾塞維克

第三卷

(第一期至第六期)

小學校高級用

新時代國語教授書 第一冊

商務印書館出版

布爾塞維克 第三卷 第一期 目次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五號出版——定價一角

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執委會議特號

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執委會議的總結

國際狀況與共產國際目前的任務

共產國際與新的革命高潮

共產國際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

共產國際關於布哈林同志的決議

論布哈林同志的錯誤及其惡傾向

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會議決議的決議

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會議的總結 定一

這一次共產國際擴大會的召集，是在世界資本主義到了戰後恐慌的「第三時期」的時候，「第三時期」這個名詞是第六次世界大會上根據世界政治經濟狀況的分析而決定的。第六次世界大會時，正當中國大革命失敗的時候，在很多人的心中，尤其是中國同志，都存着某種悲觀的觀念，但共產國際在那時却指出，全世界革命的高潮將要到來了。現在六次大會經過了不到一年工夫，世界上已經確實的發生許多大事件，證明了第三時期的到來，與其性質。一切的爭論，在這些事實的審判之前，自然雲開天青。同時，在這從歐戰以來從未遇到的環境之中，有許多新的策略，與實際工作方法，須要決定。在這情形之下，這次擴大會議中，所表現的空氣，是非常的一致，所解決的問題，是更清晰而實用。

擴大會的議事日程，共有三項：一、政治狀況及黨的任務，二、職工運動，三、國際紅色日（八月一日）。

一 政治問題及黨的任務

共產國際存在的十年來，對世界革命的估計會有兩度的變動了。在戰後的第一時期，當時蘇聯十月革命成功，處在帝國主義的四面圍攻之下，連麵包亦沒有，各帝國主

義國內相繼的爆發革命運動，這時期成立共產國際，其總的信條，是資本主義的必然崩潰，無產階級必須以暴力奪取政權，這個信條，是與工人階級的叛賊——社會民主黨最明顯的對壘。但當時對世界實際革命問題的估計，是（一）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革命，將立刻發生。（二）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某一大陸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才能成功，否則是要失敗的。這兩個實際問題的估計，到一九二三年第三次世界大會上是改變了。列寧在三次大會上說：「在十月革命的前後，我們總以為資本主義先進國中的革命運動，即不立刻，也一定極快的將要發展了。並且若不如此，蘇聯一定會失敗的。……但實際上，事實並不如我們所期待的一樣。到現在，先進國的革命沒有到來。……那末，我們怎麼辦？現在就必須要做革命的基本準備，深刻研究先進資本主義國發展的具體情形。這是我們必須從國際狀況中得到的第一個教訓。我們必須利用這喘息的時間為蘇聯做點事，以便把我們的策略，適應於歷史的曲曲彎彎的發展」。在第四次大會上，他更說：蘇聯有單獨的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

於是接着就是所謂「資本主義的穩定時期」。這時期中，就產生了托洛斯基派。托洛斯基的革命前途，是絕望的前途。他的由來，乃是一方面只看見資本主義的穩定，這資本主義的穩定把他駭壞了，照這樣穩定下去，在他看來將來是沒有革命的可能了。另一方面是看不見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方面的成功，以為照這樣下去，蘇聯是一定

被帝國主義消滅，或者自己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於是這位浪漫主義的英雄，就回想到算事共產時期的匹馬單槍的革命事業。托洛斯基在與布爾塞維克鬥爭時自號爲列寧主義者，他常常引列寧在一九二三年以前的話，但是他沒有得到列寧所指出的歷史的教訓，這使他不能忍耐而發革命狂。可是他的革命狂，乃正是由他對於世界革命的絕望而發生出來的。托洛斯基的『左傾』，其實際乃是右傾。事實的發展，竟使托洛斯基與張伯倫合作來反對蘇聯，在他這樣公開的反革命以後，反對派在蘇聯就消滅了。

拉狄克等向蘇聯中央寫信，說『大夢已醒，聲明在反對派的宣言上撤回其簽名，並請求恢復黨籍』了。

現在是到了資本主義戰後恐慌的『第三時期』了。什麼是第三時期？我想到一個很好的比喻：資本主義世界好比一個氣球，在氣球吹到十足之後，再吹一點點氣進去，就要爆裂了；資本主義發展到十足之後，再發展一點，也要爆裂了，在地球上就要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社會來了。前次世界大戰，就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十足而爆裂的時候，結果蘇聯十月革命成功，而世界革命，却因社會民主黨的背叛而沒有成功。被大戰所破壞的資本主義經濟，好像整的氣球一樣，但這氣球不是新的，而是舊的，已經破過一回，而被巧媳婦補過的。這氣球又漸漸的漲大起來，資本主義『穩定』而恢復了。可是巧媳婦無論如何巧，補不到『天衣無縫』，於是即在這戰後資本主義尚未恢復到

十足的時候，已有中國大革命，英國總罷工，維也納暴動等驚天動地的事件發生，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屹然獨立，不能消滅，到現在，資本主義已經恢復到超過戰前了，那末，爆裂的時期又到了。在這時期，世界上已經有了浩大的有經驗的共產黨，來領導革命成功。有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蘇聯，做世界革命的大本營。

『第三時期』這個名詞，六次大會解釋道：『這個時期（第三時期）將不可避免的，經過資本主義穩定的矛盾之更加發展，使資本主義穩定變成更加不牢靠，使資本主義總恐慌極度加劇』。

右派與調和派怎樣呢？右派就公開反對這句話，調和派呢，口頭答應，實際反對，並且加以解釋，以解釋來修改。他們的觀點是一致的。他們只看到資本主義的穩定，第三時期的特點在他們眼中就是資本主義更加由穩定而到發展了，至於在這時期中矛盾之加劇，他們是看不見的。同時對於蘇聯，也不要他有工業化。並且說蘇聯的工業化乃是極危險的政策，可以激起農民造反，換句話說，他們認為蘇聯現在要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

這次擴大會上有一個材料，是調和派賽拉（意大利人，前在共產國際工作）在意大利共產黨中央擴大會上的報告，其中荒謬絕倫的話是多極了，口口聲聲都攻擊斯大林，攻擊斯大林本是這班人說話時離不了的，要用此來加罪於他一個人身上。現在只摘譯

最主要的一句在此，讓大家看看調和派的政綱：

「我不等到第六次世界大會，就知道一個新的高潮時期將要到了。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我着重指出資產階級的民族的相當團結（換句話說，即各國資產階級在本國範圍內團結自己——定註），但這團結，加緊了各國資產階級間爭奪國際的領導權之衝突，而因為了國際關係之緊張，使資產階級在每一國家中調度(Maneuver)的可能減少」。底下就罵斯大林，說他要在『穩定』二字之前加上許多『不牢靠』『腐朽』等形容字，是違反六次大會決議的；關於戰爭危機，工人階級鬥爭激烈化等皆一字不提，這是他的第三時期觀。

『現在階級力量的關係，並不比一九二一年更於我們有利』。『革命的主觀與客觀力量的不平衡，比一九二〇——二一年更要厲害。要戰勝這個困難，共產國際必須幫助各黨在兩條戰線上鬥爭，不僅反對機會主義，並要反對那些革命的口頭禪，把階級力量的正確關係及鬥爭中的實際困難掩蔽起來』。

『對右派要用解釋的工夫，用黨內民主討論的方法』。這是在德國右派公開發生小組織，出版報紙，反對共產國際及德國中央時調和派提出來的辦法，至今這班右派已與社會民主黨一起，而賽拉先生對這好辦法尚是念念不忘。『誰是調和派？如果向右傾及機會主義讓步的叫調和派，那末，我們應當與之鬥爭的。但

如果他在反右傾中，不過主張採用與共產國際及德國中央的違反六次大會決議的辦法不同一點的辦法，就加上他一頂調和派的帽子，那末這樣的調和派，沒有人沒有權力去罵他」。

對於蘇聯，則說蘇聯現在遇到實行新經濟政策時，從未遇到的困難情形。反對富農是不對的，因為俄國的富農「其實際進步與意大利的中農一樣」，所以反對富農是把中農送與他。蘇聯的經濟，要恢復「輸出米糧，輸入原料與機器」，要自己什麼都立刻要有是不可能的，所以現在應當注重糧食的生產。要增加糧食的產額，用不到什麼新式的耕田機器，只要給農民一點廉價的，用馬拖的耕具就好了。現在蘇聯的農村經濟，還是從自然經濟到商品經濟的時候，還不是由商品經濟到社會主義經濟的時候；所以組織集產農場尚太早，現在是一般農民的財富應當增加，他們每家的收入應當增加到如富農的收入一樣。蘇聯的真正富農極少，現在的所謂富農，只等於意大利的中農一樣，而政府却對這種『富農』用非常的手段，當他敵人一樣，這是不對的，這將使中農統統怕起來，跑到富農的一方面去，那才是大危險。斯大林是在恢復托洛斯基的武斷政策。——以上是調和派對於蘇聯的觀點，在這裏，我們明顯的看到他們看輕蘇聯經濟上的成功，只看見『蘇聯遇到新經濟政策以來，從未有過的困難情形（！）』，『農村經濟是在自然經濟時代』

，看輕社會主義生產進步的能力，「要自己什麼都立刻要有（機器與工業原料）是不可能的」。那末怎樣呢？米不够，可以向外國買，不要從富農身上用非常手段拿出來；機器沒有，可以向外國買，不必自己製造，但是戰爭的危機一天天增加了，帝國主義要向蘇聯開戰了！ 調和派先生們說：「沒有這回事，現在還是和平世界呀！」

此地算把調和派的觀點介紹了。看一看調和派及右派的基本觀念，在把他與托洛斯基的一比，有點什麼分別呢？沒有分別，本來是一家人。這種觀點，正是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觀點。調和派在平常只東一句西一句的反對黨的政策，好容易現在賽拉把他有系統的和盤托出。聽說最近布哈林有同樣的文件。

現在讓我們言歸正傳罷。第三時期的總矛盾是起於市場問題。資本主義本來有兩個歷史的任務，一個任務是增加生產能力，一個是擴大市場。世界的市場是早已將盡了，又被蘇聯佔去了六分之一的地盤，更加困難，但同時生產能力之增加，却在合理化之下，進行得非常之快，在德國，一九二五——二七兩年之內，鋼業工人的生產能力，增加百分之四十，複雜的機器製造業則為百分之四十五！這種合理化，是被最大的資本家，用來消滅小的資本及與其大的對手競爭的。在競爭中，一定要用合理化，但是你合理化，我也合理化，結果資本巨頭看不見他的大對手的消滅（當然小的消滅了）

，只看見市場的狹窄。現在合理化是到了什麼程度呢？美國是大家知道了。他的摩托公司，每年的盈利曾到三萬萬美金，現在更在組織輸出事業的大托辣斯，來與他國競爭。後起的英國，正在計劃把紡織工業合理化。這個計劃說，在『開手時』，這大公司的紗錠數目，就要超過德法二國紗錠的總和。但無論如何，現在合理化的狂熱時期已經過去，後起之國如英國一定會感到極大的困難。因為生產能力如此猛進，而市場的需要不增，所以（一）現在有無數的生產工具閒着；照國際聯盟的統計，這樣閒着的約有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二）無數人的失業，美國已到四百萬人，歐洲有五百萬，全世界上約有一千五百萬的失業者。（三）生產的發展，呈停頓現象，重工業除了銅的產額，現在比大戰前增加百分之六十以外，其餘都非常之慢。本來在一九二四年，各種金屬的產額，除了生鐵以外，都已超過戰前了，而且一九二五年時，鋼的生產，已超過戰前百分之十九了，可是一九二八年的統計，表示鐵礦超過戰前僅百分之十，鋼的生產僅超過戰前百分之二十。世界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公開表示停滯，公開表示生產的增加遠落在其可能之後。

這一次擴大會上，對於合理化有一個討論。合理化是增加生產能力的，資產階級的學者並且說合理化的意義，等於第二個工業革命。尤其是美國，因為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中最『興旺』的一個國家，那邊的資產階級學者，就造出理論，說合理化將使社

會和平地進到社會主義，絕對用不着什麼布爾塞維克的革命與暴動。這種理論，影響到美國黨內，而有『除外主義』發生。所謂『除外主義』，即是說，世界資本主義發生恐慌了，但美國除外，無產階級激進化了。但美國除外……什麼都是美國除外。合理化究竟是否第二個工業革命呢？這次擴大會肯定的說不是的，非但如此，並且合理化的本身，只包含組織的改變，是工廠管理法的進步，而不包含生產技術（Technic）的進步的。我們對於資本主義合理化，應當取反對的態度。

為什麼說合理化不包含技術的進步呢？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就到現在還在進步的，但是這進步已被阻礙了。列甯在帝國主義一書中，曾引了一個例子：一個美國人發明了製玻璃瓶的機器，本來玻璃瓶的製造是用氣吹的，這種吹氣的工人，五年之後，肺部就要腐爛了。但是資本家當時因為用機器不能增加其利潤，所以把圖樣藏之高閣，十六年之後才在美國應用（在列寧寫書之後數年）。現在蘇聯也有了，我到Dobroog時看到，真是精妙的機器。現在，這種事情亦何嘗沒有？舉個更明顯的例子，戰事工業與生產工業的技術，比較起來，其相差不可以道里計，戰後的化學工業，乃是戰時毒氣工業的一點睡餘。帝國主義者是為殺人而在生產，他們最主要的工業技術的發展，是在戰事方面！

合理化所引起的工作的緊張，是加重工人的體力的消耗的。在合理化之下，實際

工資的計算，就要顧到這一個重要點。華爾茄(Varga)有個錯誤，就是他在計算工資的時候，沒有把這一點顧及，因此認為現在工人的生活程度沒有低降。這個錯誤，擴大會上統統反對。合理化在工廠中工人組織的變化，最重要的就是皮帶制度(Couveyer System)；在走動着的皮帶旁邊坐了很多工人，第一個工人把第一手續做完，就放在皮帶上轉與第二工人，這樣的組織法，使工人一點點懶也不能偷，而要趕緊的在規定的時間內，把他的手續做完。工程師可以計算一件物品從頭至尾要做多少時間，不差一秒鐘！工人對於合理化有一句俗語，叫做『進工廠的時候，把大衣與魂靈一塊掛在更衣室裡』！資本家對於牛馬，多做了些工作尚且要多給一些滋養料，但對於工人則比牛馬也不如，增加其剝削，而不給以多一點的工資！

對於失業問題，華爾茄認為現在已發生了在生產中工人日益減少的現象，所以資本主義起了機體上的變化。他的理論亦被反對？大家以為現在失業工人是大量地增加，但在生產中的工人也增加的。馬克思的理論是對的，華爾茄的理論是不對的。

以上講到資本主義生產的狀況，及由此而附帶說及了幾個問題。但目下資本主義

中的特殊現象，除上面所說的生產方面之外，還有金融方面的。
財政資本與工業之日益混生長，現在是沒有停止，而且到了這樣的高度，甚至使財政資本要考慮怎樣把自己的形跡斂藏一點，不要公開的來統治工業資本，以免去政治

上的不良結果。同時，銀行日益厲害的統治到國際範圍來，統治世界的金錢市場，統治信用事業、統治物價的漲落。這種統治，是在英美的手裡，尤其是在美國的手裡。可是在這財政資本日益得到領導權的時候，同時也發生了幾個特殊的現象：（一）有一些新工業想脫離銀行之束縛，而自己掌握經濟（如電氣、化學等工業），（二）銀行所得的利潤，遠超工業所得的利潤，所以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發生本身利益的衝突，（三）大量資本輸入高度工業發展的國家¹的現象，從前資本的輸出總是向着農業的或半農業的更有趣的現象是「大國家的，他開條路，使工業製造品或半製造品輸出到新的市場上了，可是現在，則這資本供給了工業的敵國，由此而起了工業原料的輸出。這樣就更促進了先進國的工業的發展，而市場問題益發不能解決了。

最後一點非常重要的現象，是金錢市場的大恐慌之將臨，這是目前非常可以注意的一回事。這個恐慌的表現，是在銀行利息之日高（銀行利息在大戰後各國金融恐慌時非常之高，後來漸漸穩定，利息也低下來——三·五%左右，現在又高起來了——二〇%）。這一個浪潮是從那裏起原的呢？是從最「興旺」的美國。美國現在交易所的投機事業大發達，所謂「經紀人的賬」有一時竟到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六十五萬萬）之巨數！好股票的價格大漲特漲，有到二倍以上者。這個現象，使信用借款的利息日高一日，使信用機關的組織瓦解，從美國又影響到別國來。大批

的資本，不投於生產，而投入投機事業，結果使金融遇到日益增長的危險。為什麼有這個現象呢？其原因是大戰以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勻加緊到萬分，只有很少的國家情形順利（美國），而全世界各國都大受打擊，沒有興旺的可能。

這些一切，都加緊帝國主義掙扎來維持自己的壽命。其最主要的問題仍是市場問題，而市場問題總不能和平解決的，帝國主義者既實行了合理化（英國亦在開始），又減少工資，增加工時（這是許多新的工人鬥爭發生原因），又準備輸出業之總競爭（美國已在組織）、最後，只有準備戰爭，來奪取蘇聯，來爭奪殖民地，來屠殺革命的工農，來打倒自己的敵手。因此，戰爭的危機日益紧迫，階級鬥爭的形勢日益緊張。

第三時期，是帝國主義沒落的時期，是全世界革命總爆發的時候。那樣驚天動地的中國大革命，英國總罷工，維也納暴動，只算得第三時期的楔子。

最強硬的是事實，六次大會以來的世界歷史，可算是階級鬥爭的空前未有的熱鬧的一段了。

（一）帝國主義系統內——

各國社會民主黨的登台及其法西斯蒂化。德國社會民主黨登台之後，接着英國工黨也在大選中得到勝利。除了這兩個國家以外，其他則法國，日本等，的「左派」也一一上台。社會民主黨的登台，這一次是戰後的第二次了。他第一次登台時，是適

當歐戰終結，各國皆起極大的經濟衰落的恐慌。十月革命的影響，有掃蕩歐洲的發展的時候，社會民主黨就帶了一副「激進」的面孔上台，對工人說，我們上台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了。這樣，他暗地裏幫助資本主義的穩定。到現在則更不同了。現在他們的上台，簡直就沒有一點兒爲工人階級謀利益的氣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德政，除了上次報告中已寫了一點外，在五一節則禁止工人的示威，社會民主黨的柏林市警局長走爾狗鉤兒並命令屠殺工人。英國工黨大選時的政綱，竟是公開的資產階級政綱。社會民主黨由工人階級的叛徒，變爲十足的資本主義擁護者。他的本身，已與一九一四年更不相同了。這個社會民主黨，帝國主義就用來做他的政客，不是爲穩定戰後的恐慌，而是爲在第二次大戰之前夜，來準備戰爭，來更加重的施行壓迫工人及殖民地，反對蘇聯的工作。

社會民主黨與從前一個極大的不同點，就是他的法西斯化。右派與調和派對社會民主黨是完全反對我們對社會民主黨這樣認識的。這一個問題，在六次大會上已經有了討論與決定，這一次擴大會上更加多了各方面的解釋。

社會民主黨是不是在變爲法西斯？柏林五一節的屠殺就是最明顯的實證了。

社會民主黨有沒有變爲法西斯的理論上的可能？只要看莫索里尼從前便是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之一，他大戰前還激進的辦報紙反對戰爭，到後來一變而爲法西斯。

在帝國主義的獨占經濟發展到現在的程度時，在政治方面，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獨斷，資產階級獨斷政權的形式，就是法西斯蒂。意大利共產黨的右派，曾以為意大利法西斯蒂，是退步到專制政體，所以現在應當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合作，將來的意大利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是完全與絕對的錯誤。同時國際右派及調和派，以為現在社會民主黨不是用獨斷的方式來執掌政權，幫助資產階級，而是以更民主的方法。右派更以為這樣的民主下去，社會民主黨左派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友人，並可以走到共產黨隊伍裡來的！

社會民主黨的成爲法西斯蒂，是在他的階級基礎的變化。社會民主黨是工人貴族的黨，是高等工人的黨。到了現在合理化的時代，工人的成分大變。合理化不要高等工人，而要沒技術的工人，在工廠中，不熟練工人的成分大增，而高等技術工人，或者無所用其才，或者就成爲脫離實際生產，成爲管理生產者（監工等等），這樣，從前的高等工人，到此日益與政府機關接近，成爲其一部分。社會民主黨的社會基礎，就是這班人，這班人可說是在「中國工頭化」。非但如此而已，他們在企業中有許多同時是股東了，法國的黃色工會，甚至投了許多資本在非洲，與法帝國主義一塊剝削殖民地。在這種狀況下，社會民主黨與資本主義的國家機關混合生長起來，成爲資本家在工人羣衆中執行命令的一只最好的手臂。他因此而在現時登台，因此而反影資產階級